

夢新

刘永清（执笔）
曾桂森

梦 龙

刘永清(执笔) 曾桂森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1990·广州

梦 龙

刘永清(执笔) 曾桂森

※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东路淘金坑42—43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梅州市梅江区东郊印刷工艺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20万字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3001—10000册

书号: ISBN7-80521-151-4/I·63

定价: 3.80元

序

唐 瑜

粤东地区一个略具名气的兴宁县，是我的故乡。那里的客家人，以刻苦耐劳、勇于开拓的精神而闻名，并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。从一九二四年开展工农运动起，周恩来的足印曾使这里掀起雷霆万钧的红色风暴。自后，革命的火种直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。早年的革命故事一直在群众中流传着，而且越来越罩上神秘的色彩。我依然记得幼年听讲那些故事时，曾使我多么惊奇。现在这一部以大革命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梦龙》的出版，我相信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。

写当代革命农民运动，在文学书丛中为数不少了。要把此类题材写出不同的特色，挖掘新的内涵，是不太容易的。《梦龙》的作者可谓知难而进。它没有局限于我们常见的农民的呻吟、觉醒、反抗，而是以更多的笔墨去描述农民的纯真挚实、刻苦进取，以及小生产者处境形成的性格弱点。兴宁那块贫困的土地，小生产者艰难的困境，使他们英勇地起来斗争；但他们本身的弱点又使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一部农民运动史，是农民不断觉醒，摆脱落后意识，逐步解放自己的历史。一位编辑在看了这部书稿后，说“这部作品从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反映了农民运动的历史。”

于是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一个个具有不同特色的农民形象，以及与之相结合的知识分子群象。主人公陈涛本是放牛娃，是穷哥儿们为了“缴出个读书人来”，咬紧牙根把他送进学校读书，从而把革命的火种带回穷人滩。他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，但他的灵魂深处同样存在着农民意识，这也给早期农民运动带来不应有的损失。农会主席刘守义是一个憨厚老实，纯朴善良，公而忘私的农民形象；而“军师”林有才则是多谋善断而又心地狭小，难于容人的双重性格；还有那个见义勇为，嫉恶如仇，一旦认识到自己错了，竟在自己胳膊上砍一刀的张猎；以及既是革命的传播者，又是危急关头的动摇者的郑亮。此外，还写了一批思想向上、性格不同的女性，如“舍得珍珠换玛瑙，但求主义能实行”的唐瑾瑜和“纵为革命千般死，总总赢过沉入潭”的美姑等。从这些形象中，可以看到作者对历史、社会和人生的独特见解。

对作者的如此构思和写作，其成就如何，读者会给予公正评价的。作家们今天都正在进行新的探索，力图对现实社会和人生作更深层的剖析，并追求多样的表现形式。传统的现实主义正朝着更多更新的表现手法发展。这部小说及其作者，至少是一种可贵的探索，应该受到重视和支持的。

我还要为这部书的两位作者刘永清、曾桂森说几句话。他们是我的故乡人，在那里出生、长大。刘永清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。他们对兴宁的农民运动，对故事中的人物和环境耳濡目染，自然熟悉。他们本是长期合作写戏的作者，而戏剧则是一点枯燥不得的。两位作者的情况，与现在小说中的浓郁的客家生活色彩，跌宕多姿、引人入胜的情节有极大的关系。此外，执笔者刘永清是长期利用

业余时间写作的。这种甘愿关门闭窗写作的苦味，外人不容易感受，我是尝其辛味的。当然我对他是自愧弗如。他们为此书从六二年初稿到今天出版，历时二十多载，七易其稿，这种创作毅力，实在令人钦佩。他们的剧作有《货郎计》《月是故乡明》《女检察官》《关系学堂》《张蛤蟆外传》等，曾先后获省、地创作奖，或已发表出版。

中国文联主席曹禺一九八五年来广东时，对刘永清的艺术追求曾赠言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含笑近黄昏。”我就借用这两句作为本文的结束吧！

目 录

序	(1)
引 子	(1)
第 一 章 美姑逃婚	(9)
第 二 章 煮茧抽丝	(27)
第 三 章 清明踏青	(49)
第 四 章 擎天玉柱	(64)
第 五 章 雨后春笋	(88)
第 六 章 铲烟风波	(102)
第 七 章 绝处逢生	(118)
第 八 章 渡口朝晖	(132)
第 九 章 直捋虎须	(145)
第 十 章 地阔天高	(163)
第十一章 龙潭阻运	(178)
第十二章 分道扬镳	(196)
第十三章 进退维谷	(217)
第十四章 后悔莫及	(236)
第十五章 中秋月黑	(258)
第十六章 劫后余生	(276)
尾 声	(292)
附 记	(296)

引 子

粤东有条齐河。它源于粤赣边境，蜿蜒曲折，穿越丛山峻岭，流经济南平原，在龙潭面上稍一打顿，便奔腾直泻，流入韩江。韩江右岸便是江口镇。

龙潭位于乌猪山下。乌猪山象一张欲合未合的帷幕，突然在齐河面上停住。奔腾而来的急流，被两扇矗立江面的乌猪山挡住，向上倒流，形成巨大的漩涡。旋转着，叫啸着。一切飘浮而来的东西，到了龙潭面上，象磁石吸铁似的，被吸进漩涡之中，沉入潭底，葬身鱼腹。人们以为水底有龙捣鬼，给它起了个敬畏之名，叫龙潭。

提起龙潭，有一段动人的传说：古时候，有个仙人赶着一群乌猪来到龙潭附近，碰到一个孕妇，问道：“大嫂，你看见一群乌猪过了河没有？”孕妇答道：“乌猪没看见，乌石倒有一群！”那群乌猪一经点破便立在那里，再不走动。有两只大乌猪，一只刚刚跨进齐河，一只就要爬上岸来，便都停住，使得齐河到了这里便成窄颈河口，堵住了水流。每遇春洪暴发，龙潭水位猛涨，齐河下游的庄稼屋舍便遭灭顶之灾。后人认定那孕妇乃妖精显身，为了消灾息难，便在乌猪山上建起一座九层镇妖塔，以镇住凶龙。

其实，这只是善良人的精神寄托罢了。此后凶龙照样逞凶。每当洪水一到，龙潭上面方圆十多里的盆地，顿成水乡

泽国，作了水族的天堂；或遇天旱，河道枯竭，则见大片平沙，草莽丛生，又变作飞禽走兽聚啸的乐园。

这水乡西北角上，有个陈庄。庄上有个大户，名叫陈荫德。他世居齐河，靠着收租放债，逐渐成为齐南一富。清朝光绪年间，齐河洪患连年，下游岁岁歉收，致使田税无收，盗贼蜂起。县官据实上报，朝廷拨款修堤。陈荫德见有利可图，便主动承包治河工程。于是，治河银钱粮饷，有如齐河之水滚滚流进陈家；而一旦银饷到手，陈荫德则百般找寻借口，拖延施工。以至年复一年，没见齐河下游垒起半寸堤坝。一遇暴雨，又是洪水横流，哀鸿遍野。陈荫德因此被人告了一状，受到上峰申责，勒令限期完成齐河大堤，否则追回历年下拨粮饷，严拿究办。消息传开，众议纷纭，都说陈家恶贯满盈，现报眼前，等着看他的下场。陈荫德生怕身败名裂，急于着手修堤。然而，修堤筑坝谈何容易？即使钱粮不愁，人工何来？陈荫德细细想来，不寒而栗，喟然叹息道：“作孽了！我陈某银元垫脚，尚贪非分之财。万一弄不好，羊肉没吃上，反惹一身臊！”正在焦急之时，忽见黑压压一群逃荒灾民，熙熙攘攘进村来了。陈荫德见了，顿时喜出望外，对天合掌道：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！”

这群灾民来自何方？他们祖籍中原，因避战乱，流落闽西，在宁化石壁洞定居；近则由于灾歉连年，只好成群结队，迁徙粤东。眼下正是日薄西山，又已气穷力尽，望着滔滔齐河，尽感前路茫茫。到了庄上，纷纷寻找破庙碓间，倒头便睡；有些老小实在饥饿难忍，便厚着脸皮，沿门求乞。

灾民蜂拥而至，弄得家家闭门闭户。唯独陈荫德家不但

不关门，还叫佣人煮得几锅热粥，放在大门内侧，凡有灾民登门乞讨，大碗来大碗满，细碗来细碗盈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陈家的开阔门坪，顿如酬神打醮，被一大批饥肠辘辘的灾民弄得水泄不通。这时，只见陈荫德步出厅堂，站在台阶上面，高声说道：“众位远邻，敬请雅静片刻。对于周济贫困，我陈某虽有热心，但能力有限。今之所以开锅煮粥，乃见诸位流离失所，举目无亲，儿女啼饥，令人目不忍睹。”陈荫德说着，见几个蹲在火堆边吃粥的灾民感激涕零，内心更加自信，又说：“不知众位要逃荒到何处？古人虽言四海为家，我看不如立个穷窝。离此再往南去，或是高山嶂底，或是大海边陲，尽皆穷乡僻壤，只怕难寻落脚之地，徒劳跋涉。老夫实在为众位担心哪！”

这群灾民，历尽生活艰难，受尽人间冷眼，忽听得一番思量话，竟有人感动得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陈荫德见火候已到，复又长叹一声，反剪双手，走下台阶，来到灾民聚集的火堆旁边说道：“敝乡虽是贫瘠之地，近年倒还风调雨顺。众远邻如果不嫌地瘦土薄，我还是劝大家就此止步，在这里安个窝棚，伺机再展鸿图！”

众灾民一听，好不欢喜！都以为陈荫德要招收民工，大兴土木，一个个雀跃向前道：“老爷，或要造店，或要筑城，我等愿意效劳。但愿三餐有饱，别无他求。连月来，我们走得腿骨将断，倘若老爷有心相留，便不再南去了。”

陈荫德哈哈笑道：“众位果真有心留下，陈某就与大家言明：这齐河口有个方圆十几里的荒滩，倒是一块榨得出油来的好地方。只要众位齐心疏治河床，高筑堤坝，垦了那荒滩野地，日后何愁衣食无靠？”

一听说筑堤垦荒，原先恰似沸腾腾的一锅粥，顿如被人冲进半桶冷水，灾民们心凉了。大家都觉得自己已是干沟里的鱼，哪里还能期望东海的水活命？即使垦了荒地，恐怕还没种上庄稼，骨头已埋在地下了。于是，大家默不作声。

陈荫德看出灾民心事，复又陪笑道：“我明白，众位是怕远水救不了近火，担心眼前食用无着。要是这样，可以提供方便。我已与县大爷商量筑堤大计。众位若在敝乡定居，参加筑堤，每人每天供米四合，作为动工食用；待到河堤修好，滩里土地任从开垦，自行种食，不收租税；如有稚子高堂未能劳作者，我陈某情愿开仓赊借，不计利息。待滩地作物有收之时，再行偿还。不知众位远邻意下如何？”

这些灾民连月奔波，恨无栖身之地。也是饥不择食，慌不择路，觉得陈荫德一片菩萨心肠，愿为流落之人指点迷津，心里暗自高兴。再说逃荒的都有妻儿老弱，迁徙艰难；如今萍水相逢，竟得大户人家怜贫恤苦，哪里还舍得离开？

第二天一早，打算定居的灾民，来到河滩，择定地点，立即砍竹伐木，支架屋梁；再从河沿割下芦苇，披盖屋顶。到了傍晚，河滩高埠处便出现一个个低矮的“人”字形茅棚，冒起缕缕炊烟。

看看大局已定，陈荫德咬咬牙，横下一颗贪婪之心，把这大片滩地定名为“穷人滩”，暗暗列册，向官府税契，为下来盘剥滩里穷人，取得法律依据。而一大帮早已吞下陈荫德钓饵的灾民，还蒙在鼓里，拼命垦荒哩！

当锄头叩醒沉睡的滩地，齐河大堤也已接近竣工。上峰加恩，赏赐陈荫德“治水保民”的金匾。这一来，陈荫德有

恃无恐，便将治河银两再建新屋。不出半年，便造起一座三厅四横的两层围龙屋，取名“荫德围”。看！红墙绿瓦，雕梁画栋，更有那青石台阶，一色朱漆大门。门口那对用花岗石雕刻的狮子，张开大口，十分吓人。正屋后门，连着花园，亭台通曲径，高阁倚骑楼。其雄伟壮观，别说齐南，就连县城也首屈一指。至此，陈氏家业犹如一棵参天大树，遮住了齐南上空。

那些住在齐河岸边，曾为陈荫德繁荣家业流尽血汗的逃荒者，生活却一年不如一年。他们如牛负重，缺米愁盐。不知熬了多少苦岁月，好不容易把“人”字棚改成泥瓦屋，屋顶上还只能盖些芦叶稻草。每遇台风一到，屋顶掀翻，连泥墙往往也遭雨水冲塌。若遇洪水猛涨，整个河滩则如木盆沉水，一片汪洋，滩里人被迫迁到高处暂且栖身；洪水一退，逼于生活，随便打整一下，便又奔忙营生去了。直到冬闲季节，才从河沿砍下竹木，重新整治茅舍。尽管风雨不断，滩里的人字棚还是一年比一年繁盛，一次比一次结实。艰苦的环境，给滩里穷人带来苦难，也锻炼了他们的性格。他们自誉为孙悟空子孙，表现出目无王法、潇洒不拘的气派！

这时，陈荫德的几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且有后嗣。长子方略，自幼逞蛮称霸，常在乡间闹事，陈荫德怕他日后因此吃亏，花钱给他请了教打师傅，让他熟习拳棍刀棒；后又疏通关节，在省城捐了个武举，成为潮州道提台大人。次子楚欢，自幼喜欢读经，奸诈善变。虽未捐官，却颇得陈荫德的偏爱，常言日后有所发达者，还是他这个儿子。三子文进，早年出洋学医，因参加辛亥革命，葬身黄花岗。只生一女，后为其母带回娘家，改了姓名，算是抹掉了这门血脉。

陈方略重兵在握，便表现出好大喜功的本色。他勾官结府，修筑了一条与齐河平行的跑马道。从齐城起始，经城南平原，越过白马山，翻过伯公凹，绕道乌石山，直达江口镇，接通潮州官道，以便他纵横驰骋，欺压人民。为此，他增派军饷，加重人民负担，致使齐河两岸，民怨沸腾。陈方略不知众怒难犯，反以为盘剥穷人的时机已到，便公开宣称穷人滩已垦土地都是他家财产，有官府税契为证。须一律重新丈量，限令耕者按例交租；并且提出两条极为苛刻的人身依附条件：凡拜陈荫德为父者，或是改为姓陈的“同宗”，才能获得“低租”的优待；否则，一律收取对分铁租。这对于穷人滩垦荒者无疑是个精神上的沉重折磨，但已落地生根，只好将错就错，或改为姓陈，或默认陈家例规。唯独有个刘启真，一不改姓，二不称父，踏出“荫德围”就回头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欺人太甚！惹得我火起，狠狠教训他一顿！”

果然，过没几天，刘启真便串通被迫已在白马山落草的张大全，扯起抗暴大旗，放火烧了“荫德围”。陈荫德幸得及时躲进夹墙，才免被烧死。

陈方略见此情景，恼羞成怒，举兵直扑白马山。张大全率众与之浴血奋战，直杀得进剿兵尸横遍野。张大全以下近百人悉数战死。只一个小头目吴越逃出重围，不知去向。刘启真则被活活抓住，押回县城。

半个月后，齐河县衙张贴告示，称刘启真“煽动叛乱”，定了死罪，押回穷人滩枪决。刘启真的确英雄，一边昂首阔步向前走，一边唱山歌：

唔怕死来唔怕生，
你喊杀头我先行。

贫富还未分胜负，

十八年后见输赢！

刘启真这支山歌，抒发了滩里穷人的志气。本就喜爱唱山歌的河滩人，为刘启真的凛然大义所感动，也跟着唱了起来。陈方略一不做二不休，砍杀了刘启真一家，又到处放火烧屋，以此教诫河滩穷人，休得再生事端。

杀了刘启真，时届端阳节。陈方略雅兴一至，亲自主持当年的龙舟竞赛。

龙舟竞赛，客家人俗称考龙船。这一年一度的龙舟节，是齐河客家的传统大节。人们还把看龙舟竞赛当作逢凶化吉的盛会，每到端阳节那天上午，吃过糯米粽子的乡下人，穿上节日盛装，不管天晴下雨，扶老携幼，赶看热闹去了。顷刻之间，以江口镇为中心的韩江两岸，挤得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。看！长达数丈的龙舟，船头雕龙，船身挂彩；分坐船舱两边的健儿们，把船轻轻一划，那龙船便如鱼跃水，穿行在碧波之上，闯荡于浪花之间，其灵活自如的形态，恰似真龙戏水，逗人喜爱极了。

时近正午，坐在岸边指挥台上的陈方略看看准备停当，说声“开始考龙船！”河这边即时擂响金鼓，河对岸则鼓乐和鸣。接着土铳三响，龙舟竞发，如箭离弦，顷刻之间便都消失在浪花迷漫之中，引得岸边看热闹的人，一个个踮脚引颈。坐在台上的陈方略先是喝彩，继而掏出望远镜来，跟踪龙舟。观众愈来愈多，逼得他再也坐不住，不得不站着眺望。自从杀了刘启真，陈方略随身带着把宝剑，以防万一。他正看得起劲，不觉后面人如潮涌，把他和家丁卫士分离开

去，随身宝剑也不知哪里去了。陈方略知道不妙，正待要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那支利剑早从陈方略后心穿过前胸，

“呀”的一声，陈方略便到阎罗殿报到去了。那支宝剑也不翼而飞，只寻得一张字条，写道：“杀陈方略者吴越是也”消息传到城里，官绅豪富个个人心惶惶；滩里的人听了，只只拍手称快。而陈家上下，无不心惊肉跳，不取轻易出门半步。往日那种凛凛威风，早已扫地殆尽。

陈方略丧葬刚过，气得奄奄一息的陈荫德回光返照，把陈楚欢及其子安祥、方略之子铁越叫到身边，瞪着两眼训诫道：“儿孙们听着：凡事应有所节制。羡慕女色而起占有之心，必招反目；贪求财物而起掠夺之举，必招反抗。赶狗入穷巷，穷巷狗咬人，是谓物极必反也！方儿之死，原因种种，与我贪得无厌、与他凶残暴戾息息相关。贪必占，妒必恨，此乃一切祸害之源，你等不能不引为鉴诫！”

陈荫德闭目喘息少顷又说：“楚儿善处事，不善处人，不会得人心。还是外出经商吧！铁越性倔，容易动怒，亦不宜持家。家业交由安祥孙经管为好。安祥资质虽然愚钝，于事若能三思而后行，未始不是持家之才。”说完痰涌喉管便死了。

陈安祥从阿公嘴里获得理家的权柄，抱住陈荫德尸体痛哭；陈铁越大权旁落，悻悻而去，浪迹江湖，很少在家。

陈楚欢遵循父亲临终遗训，从此进城经商，家业便由陈安祥经管。“荫德围”随之改名“安祥围”。陈家与河滩穷人的矛盾也随之缓和下来。久而久之，陈氏子孙都把陈荫德遗训丢到九霄云外，以至演绎出各自的悲剧，招致齐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。这是后话。

第一章 美姑逃婚

安祥围有两个放牛娃：一个叫刘守义，一个叫美姑。

刘守义老家原在穷人滩渡口，是刘启真的邻居。当年刘启真被害时，陈方略放火烧屋，殃及他家，烧得精光，母亲吴氏只好带着孤儿出去行乞。待刘守义长到八岁，母亲又突然染病死去。共患难的邻居林有才只好托人说情，让守义进了安祥围，当上小长工，跟六岁的美姑一起放牛。

美姑人貌俊俏，可也命苦。她母亲原是陈安祥的妻大姐，只因丈夫病故，向陈家借了一笔丧葬费，亲妹妹认钱不认亲，不时逼债，做大姐的只好带着小女孩来到安祥围，给妹夫陈安祥当佣人。没两年，积劳成疾，离开人世，小美姑便成了陈家的小放牛。一条牛绳，将两个苦命人缠在一起了。

守义和美姑虽非青梅竹马，但同呼吸共命运。他们一同放牧，肚饿了，守义让美姑看管着牛群，自去摘点野果，掏些鸟蛋，弄好煮熟一起吃。若是哪个好心肠的老太婆送给美姑两条番薯，守义肚里也能装上一条。至于在收过花生的地里拣剩花生，到河床里摸鱼捉虾，两人更是形影不离，就象一对亲兄妹。美姑力气小，有时反蛮的牛牯也欺侮她，肆意践踏作物，或贪吃禾苗，使她不时招致拷问。当此时刻，守义总把责任一肩挑尽，说是自己疏忽看管造成的，情愿自身

挨受管家刘二的鞭子。美姑见状，就去采来草药，给守义敷上，抚摸着那青一块、紫一块的皮肉，暗暗落泪……

一晃七、八年过去，守义和美姑都长大成人。陈安祥一见美姑出落成标致少女，心下垂涎三尺；又见她与刘守义常在一块，亲密无间，便把他们拆散了。守义被放进长工堆里，干那挑挑担担的重活；美姑则放在内宅，名曰奉侍陈老太太，心底里却要慢慢笼络住她，最终占为己有。陈安祥自以为得计，又谁知牛绳子交给了小阿涛，两颗火热地相爱着的心也通过小阿涛更紧密地连起来了。

阿涛姓陈，也是孤儿出身，与刘守义同病相怜，一进长工棚，两人便情同手足。刘守义象爱护弟弟一样关照他成长，小陈涛则学着刘守义的样子做人。只是两人性格上的差异，总也揉合不到一块。刘守义高兴时不想唱歌，烦闷时只知饮酒解愁；小陈涛呢，高兴时哼口哨，烦闷时寻机报复，拿带刺的话刺人。守义和美姑被分隔那晚，陈涛偷偷在陈安祥门上安了一把扫帚。第二天，当陈安祥懒洋洋醒来开门时，扫帚掉到他头上，教他喊了三天“避邪！”

从此，美姑得些吃的，塞到陈涛手里说：“阿涛，给你吃。”陈涛知道美姑心意，笑道：“我又不是牛肚子，装得这么多？”美姑嗔怪地说：“装不下，不会给点你义哥吃么？”陈涛笑答道：“我就说，是嫂嫂送的！”美姑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却把他推了一把。小陈涛心里更乐，转身哼着口哨走了。遇上刘守义有什么口信要他转达，看见近旁无人，便从袋里掏出一件东西塞给美姑，趁机说上几句。末了，扬声道：“美姑姐，下次可别再丢东西！”这办法起初还灵，后来终于给刘二看出破绽，瞪着眼说：“丢丢丢！还不是替